

Aesthetic Bliss:

The Way for Nabokov to Freedom

La béatitude esthétique:

La voie de la liberté de Nabokov

審美狂喜——納博科夫通向自由的道路

TAN Shao-ru

譚少茹

Received 6 March 2009; accepted 15 April 2009

Abstract: The American writer, Vladimir Nabokov, immersed himself in Art for all his life. He insisted that Art was the way to a better realm of life. He also insisted that Art could bring him a thrill from the vertebra. This kind of thrill was the Aesthetic Bliss he named. Aesthetic Bliss was the way for Nabokov to freedom. Because of this way to freedom, Nabokov had really effaced the ambit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and depicted lots of characters as free as Pnin.

Key Words: Nabokov; Aesthetic Bliss; Freedom

Résumé: L'écrivain américain, Vladimir Nabokov, se plongea dans l'art toute sa vie. Il a insisté sur le fait que l'art est la voie à une meilleure domaine de la vie. Il a également insisté sur le fait que l'art peut lui apporter un grand plaisir de la vertèbre. Ce genre de frisson, il l'a nommé la béatitude esthétique. Pour Nabokov, la béatitude esthétique est la voie à la liberté. Parce que de cette façon à la liberté, Nabokov a vraiment effacé le champ entre l'imagination et la réalité, et décrit de nombreux personnages aussi libres que Pnin.

Mots-clés: Nabokov; la béatitude esthétique, la liberté

摘要: 美國作家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終生在藝術之域中徜徉，他認為藝術是通向更高生命境界的道路，是能夠給他帶來來自脊椎骨的震顫的東西，這種震顫就是他所謂的“審美狂喜”。“審美狂喜”是納博科夫通往自由的道路，正是因為找到了這條通往自由的道路，納博科夫真正踏平了想象與現實的界限，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個如“普寧”般在自由的王國中遊蕩的人物。

關鍵詞: 納博科夫； 審美狂喜； 自由

納博科夫終生在藝術之域中徜徉，他認為藝術是通向更高生命境界的道路，藝術的第一推動力是對某種神聖般真實的而又永遠無法企及的事

物（它藏在世界的色彩和聲音領域裏的某處）的渴望。無論是研究蝴蝶還是研究、寫作文學作品他都強調一種純粹的激情和科學的研究態度。而

對於這兩者的研究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他認為是能夠給他帶來來自脊椎骨的震顫的東西，這種震顫就是他所謂的“審美狂喜”(Aesthetic Bliss)。納博科夫自己說過，“我既不是說教小說的讀者也不是它的作者……對我來說，一部虛構作品的存在僅在於它提供給我一種我坦白地稱之為審美狂喜(Aesthetic Bliss)的東西。(Vladimir Nabokov, 1980, 頁 313)伴隨著這種震顫，納博科夫獲得的是自由的體驗。

1. 審美狂喜

為什麼納博科夫所謂的“審美狂喜”會是如此重要的一種生命體驗，以至於它左右著納博科夫一生的文學旨趣與美學準則。我們先應該從納博科夫所面對的生命境遇開始說起。在《說吧，回憶》的開頭，納博科夫提到了一個人生前死後的兩個巨大的虛空，他說：

搖籃在一道深淵上晃動，而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暫的光縫，介於兩片黑暗的永恒之間。儘管兩者是相似的雙胞胎，人看出生以前的深淵，通常比看他（以每小時大約四千五百下心跳）前往的那個更鎮靜一些。然而，我知道有一位年輕的時間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觀看他出生前幾個星期拍攝的家庭電影時，經驗過某種類似恐懼的心情。他看到一個幾乎毫無變化的世界——同樣的房子，同樣的人——於是他認識到他根本就沒有存在於此，也沒有人會為他的缺席而悲傷。他望見他母親在一扇樓窗裏揮手，那陌生的動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種神秘的告別。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見一輛嶄新的嬰兒車停在門洞那裏，帶有一具棺材自滿的、侵犯的氣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過程裏，正是他已經粉身碎骨。(納博科夫, 頁 1-2)

這位年輕的時間恐怖症患者是每一個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人的真實寫照。我們每一個人在真切感受到存在的光照那一瞬間也感受到了我們的有限性，然而我們又怎麼能夠甘於我們有限性的存在呢？有了人類歷史以來就沒有中斷過的人類所追求的超越和向往的自由不正是對有限性的反抗嗎？納博科夫也在反抗：

我反抗事物的這種狀況。我感到了這一沖動，要把我的反抗釋放出來，警戒自然。一次又一次，

我的頭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來辨認我的生命兩端非個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個人的閃光。黑暗僅僅是那道時間之牆造成的，它把我和我青腫的拳頭與一個沒有時間的自由世界分隔開來。(納博科夫, 頁 2)

這裏他所說的“時間之牆”(以及後來提到的“時間之獄”)恰恰是我們有限性的邊界。另一方面，納博科夫所言的“時間之獄”也是我們為自己劃定的界限，或稱之為“自我之獄”。這是我們將自己現成化的結果，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建造的牢獄。在他的小說《斬首之邀》中，納博科夫就詳細地展示了辛辛納特斯從對自己罪犯身份的認同到最後因生命的超越而導致囚禁他的監牢乃至他生活在其中的整個世界解體的過程。從他被宣判了死刑那一天起，他就對自己死刑犯的身份深信不疑，正如埃倫·皮弗所說，他的禁閉狀態“依賴於他自己對囚徒身份的認同”(Ellen Pifer, 1980, 頁 54)。從此後開始糾纏他的問題自然而然就成了他會在那一天被執行死刑，從這一刻開始，他就像在他牢房內結網的那只蜘蛛一樣，永遠被這張網纏住了。在辛辛納特斯的監房中，似乎並沒有太多的外在力量限制他的自由，但他自己卻無法走出監室的束縛，辛辛納特斯就是囚禁在自我設立的“時間之獄”中。隨著意識的不斷覺醒和對自己獨特思想的確認，他產生了抗拒被囚的強烈沖動，並於躺在斷頭臺上後忽然醒悟：“我為什麼會在這裏？我為什麼會這樣躺著？”(納博科夫, 2006, 頁 194)然後爬起來四下裏張望。隨著辛辛納特斯的覺醒，那個他曾經感到真切地生存於其中的世界也在逐步崩塌，就像一幅剛剛完成的油畫被突然澆上了一桶水一樣，構成油畫世界的顏料慢慢剝落下來，整個世界解體了：“一切都在解體。一切都在墜落。一股旋風正在加速、旋轉，卷起灰塵、破布、塗過油漆的木頭碎片、塗成金色的你會小塊、紙板磚和招貼畫，昏天暗地，急速飛舞。在浮塵之中，在飄落的雜物之中，在飄動的景色中，辛辛納特斯正朝著一個方向走去，根據聲音判斷，那裏有他的親人。”(納博科夫, 2006, 頁 194)用朱利安·W·康納萊的話說：“當辛辛納提斯大步邁向他的親人時，這個做夢人便從他荒誕的夢魘中醒轉，進入自由的想象王國。”(Julian W. Connolly, 1992, 頁 182-183)

在對“時間之牆”進行了不懈地摸索之後，作家終於發現了沖破這座牆的一種方式——審美

狂喜，在這種狂喜中，時間之牆無聲地消失，有限的生命才能夠藉此被無限和自由擁抱。這審美狂喜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縱觀世界文學傳統，向往自由的呼聲永遠在其中回蕩，而納博科夫更是秉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如拉季謝夫、普希金等文學大師對自由的追求，繼續為了自由而不斷抗爭著。比之於先輩大師們的探索，納博科夫為自由所作的鬥爭“與其說是社會性的毋寧說是形而上的：他堅持不懈地致力於尋找一條闖出精致的意識之獄的道路，他傾其一生在為取消由上蒼施諸我們所有的人的死刑裁決而戰鬥”（Brian Boyd, 1990, 頁 248）。

在納博科夫看來，構成藝術活動的重要條件之一——“靈感”——的兩種定義是：狂喜與記憶。“抽象詞匯較為貧乏的俄羅斯語言，為靈感提供了兩種定義：vostorg 和 vdokbnovenie，可解釋成‘狂喜’和‘記憶’。”（納博科夫，2005，頁 334）“狂喜”作為一種純粹情感“它沒有有意識的目的但是在瓦解過去的舊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之間的連接上是最重要的。”（納博科夫，2005，頁 334）藝術活動主要就是借助於這種充滿創造生機的“審美狂喜”來建構新的世界，透過重重陰霾向存在的秘密進行好奇的眺望。“審美狂喜”還以其所帶來的巨大喜悅瓦解主體與客體，過去、現在與未來等之間的堅壁高牆，把藝術活動帶進自由的天地。在精神凝聚的剎那間，無限的雜多向一奔湧，一又分散到無限的雜多之中，在奔湧——分散的無窮往返與化合過程中，存在的真諦，宇宙的秘密會顯現出來。很明顯，審美狂喜所帶來的正是一種一元論景象。

通過審美狂喜，納博科夫達到了本源時間的源頭。在這裏，他感受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任何事物卻都建立在過去和現在的完美結合中。天才的靈感還得加上第三種成分：那就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在突然的閃光中結合在一起；所以整個的時間之環都被感覺到了，這就是時間不再存在的另一種說法。讓整個宇宙進入你的身體，以及你自己在包圍你的宇宙中徹底分解，這是一種緊密聯系的感覺。是包圍本我的牢獄之牆突然崩潰而非我從外邊沖進來就出了坐監人——他已經在露天裏舞蹈了。”（納博科夫，2005，頁 334）

2. “審美狂喜”的典型例證：“我”與普寧

《普寧》是納博科夫第一部受到美國讀者廣泛歡迎的小說。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個流亡的俄國老教授普寧在美國一家學府的教書生活。普寧的生活、脾氣秉性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始終生活在他的回憶和幻想之中。普寧生活的展開是與“我”的回憶糾纏在一起的。納博科夫並沒有用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貫穿小說的始終，而是中途從第三人稱轉換為第一人稱“我”。並且在前面以第三人稱敘述的部分，這個“我”也像個影子一樣，若隱若現地陪伴在普寧身邊，默默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與普寧一起分享著他的喜怒哀樂、辛酸無奈。最後“我”是以接替了普寧教職職位的、經歷與普寧相仿的身份走到了前臺。“我”向普寧發出了繼續留在溫代爾學院執教的邀請，卻遭到了普寧的拒絕。最終，在“我”的默默注視下，普寧在一個寒冷晴朗的早晨，獨自他上了通向未知的遠方之路。

“我”既是一個被敘述著的形象，又是構成普寧形象的人之一。“我”的內容的展開逐漸替代了普寧的內容。隨著“我”的豐富性發展，普寧更加走向虛幻，到小說的結尾，讀者只能聽到他偽裝著的聲音，看到他匆匆走過的模糊身影。

這個一直默默關注著普寧的“我”是誰呢？這個“我”對普寧關愛有加，甚至對如何認識、與普寧有過幾次交往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與“我”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寧對“我”卻是冷漠和厭惡的。他不僅完全否認“我”所記得的與之交往的全部細節，而且還極力回避與別人談論起“我”，回避與“我”的見面。這個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普寧的“我”毋寧說就是普寧的另一個自我，超然的自我。每個人都會面對著這樣一個自我。這是一個我們擺脫不掉的，又令人厭惡的永久夥伴。這個自我從將來處回過身來，面帶微笑默默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而此時的我們就成了這個“我”的回憶。（納博科夫的另一文本《眼睛》深刻而詳盡地分析了這一問題。）普寧就是“我”的回憶，“我”用回憶的眼睛追尋著普寧的腳步。“我”的這雙眼睛始終在普寧的背後，他也總是能夠感受到有雙眼睛的注視，但卻永遠

也找不到這雙眼睛，因為在他回頭尋找的一剎那，“我”的眼睛也轉到了他的後腦勺處了。“我”與普寧總是存在著一種距離，無法完全重合的，因為如果“我”與普寧完全重合到了一起時，普寧就失去了本真的生存。他或者完全迷失於記憶中無法自拔，或者會沉淪到常人的生活中，誤將他鄉做故鄉。

如此看來，普寧只是一個如影子般的存在於回憶中的形象，他是如此切近，又是那麼遙遠，似真似幻，有著無法把捉的美感。他只是一個漂浮在“我”的回憶中的能指。“普寧”這個形象已經超越了真實與虛幻、過去與現在。他已然行走在自由的王國中，在本源的時間境遇中向我們招手。而作家正是通過“審美狂喜”有了對自由的體驗之後，才創造出了“普寧”這一獨特的形象，讀者也要通過這一方式才能走進普寧的生存境遇，並在這境遇與作者握手。

納博科夫通過文學帶給他的“審美狂喜”走進了自由的國度。在這裏，他離他心中的故鄉，他的天堂更為切近了；在這裏，他終於聽到了來自彼岸世界對他的呼喚……

課題項目：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廳課題“‘戲仿’

在納博科夫小說中的深層意義”（青年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REFERENCES

- Brian Boyd . (1990).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len Pifer . (1980). *Nabokov and the Nov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ulian W.Connolly . (1992). *Nabokov's Early Fiction: Pattern of Self and O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ladimir Nabokov. (1980). *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納博科夫. (1998). **說吧，記憶**. 陳東颯譯. 吉林: 時代文藝出版社.
- 納博科夫. (2006). **斬首之邀**. 陳安全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 納博科夫. (2005). **文學講稿**. 申慧輝等譯. 上海三聯書店.

The author: TAN Shaoru (譚少茹), 湖北經濟學院語言與文化傳播研究所文學博士, 中國武漢。